

憂國憂民一俠者：唐文標先生座談會（一）

詩人的唐文標

主持人陳建忠：

各位老師、前輩，還有年輕的朋友，今天的第一場座談會「啓蒙者－詩人的唐文標」，希望可以談談唐文標先生作為一個詩人，他以文學介入社會的一些活動，還有他的一些創作。我們請到的也都是跟他非常熟識的一些朋友，還有一些研究者。

以下我先簡單介紹四位座談的與談人。第一位是黃武雄教授。黃教授是台大數學系教授，目前已經退休，他從事很多教育改革，並且在七零年代與唐文標先生熟識。他可以幫我們談到很多當年他們一起活動的狀況。第二位黃春明老師。黃老師是台灣國寶級的作家，不用我再多介紹。黃老師跟在座像是尉老師，還有唐文標先生，都是長年深交的朋友，通過他作為一個小說家、一個文學家的身分來觀察，應該也是可以看到很多、重要的面向。第三位是呂正惠教授，呂老師目前是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，他以前也是我們清大中文系的教授。呂教授對唐文標，以及對台灣當代文學的了解，是非常著名的。大家都很客氣，只有呂老師願意承擔第一個發言的工作。第四位是劉正忠教授。劉教授的筆名也叫唐捐，跟唐文標先生的公子其實是同音，真的是一種很微妙的緣分。劉老師專精在台灣當代現代詩上面，由他來談詩人的唐文標是非常恰當的。

在開始之前，我要提醒一下，在座四位與談人，每一位是十五分鐘發言，在時間到的前三分鐘，我們會舉牌提醒與談人，注意時間，準時結束，這樣比較有時間跟台下的老師朋友們一起做一些交流。就請呂正惠教授第一個發言。

與談人呂正惠：

大家好。今天來參加這個場合非常高興，看到很多前輩，尉老師、黃老師、黃武雄老師，都是唐先生的好朋友。我是他們的後輩，在讀大學的時候，這些大人物我都很仰慕，沒想到今天有機會參加這捐贈活動，一個有紀念性的活動。

我最大的遺憾，就是只跟唐先生見過一次面。我在台大讀書時，他已經到國外去了。他回來的時候，我正在當兵，我當完兵回來後，他就生病了，偶然在公開場合出現。有一次（我）在一家書店買書，店員跟我講說，那個是唐先生，我就趕快跑過去跟他鞠個躬，不敢跟他講話，因為他身體不好。大概就是見過這次面。

我沒有讀過唐先生的詩，我要談的是，他對我們關心台灣文學或者台灣現代詩人的影響。他是七〇年參加保釣，七二年回台灣發表〈台灣現代詩的困境〉跟〈台灣現代詩的環境〉這兩篇文章，在當時非常轟動。我大學時代，台灣現代詩在校園裡是非常風行的，特別是台大文學院的學生，常常去參加

現代詩的朗誦會。我曾經聽過余光中、紀弦朗誦現代詩。有一次尉天驄老師去台大演講，我好不容易找到那個演講的地方，那是個很偏僻的地區，我那時很熱中參加現代文學的活動。我大學時代現代詩集很難買，我也努力地找了一些現代詩集來看，雖然我是做古典詩的，我想我最好能夠看一點現代詩，有一年我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問了很多人，認為可能是最重要的二十個詩人，列個名單，每個詩人至少找一本詩集來讀。讀完以後很失望，我沒想到現代詩這麼差，自己心裡偷偷這樣想，不敢講出來。唐先生這文章，〈台灣現代詩的困境〉，是一九七二年的時候，我正在寫碩士論文，非常忙，根本沒有時間看雜誌，那時還是有人告訴我有一篇文章很轟動，現在很多人都在罵唐文標…就是「唐文標事件」。

我們現在都說七十年代台灣進入鄉土文學時代，其實，台灣的文學風氣開始轉變，真正把現代文學、現代主義文學的風氣很大打擊，讓台灣文壇開始反省這件事情的，就是唐文標，還有新加坡的學者關傑明。他寫的題目很聳動，叫做〈僵斃的中國現代詩〉，還有一篇我忘記名字了。對我來講，我還特別高興，沒想到我自己心裡偷偷想，好像不太好，結果他們說不是不太好，是很差！你們沒有辦法想像六十年代現代詩的風行，在整個學院裡面，雖然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不大，可是在整個知識圈，卻具有相當強大的霸權，唐先生的文章跟關先生的文章，基本上就是動搖了這個霸權，然後才有後面的鄉土文學，文學風氣的轉變，是從這兩個人開始。至於他其他的事情，我知道他喜歡武俠，很迷張愛玲。我一個同學跟他特別有交情，住在景美的時候就住在他家附近，常常去找他，可惜主辦單位大概跟他不熟悉，不然他可以談唐先生很多生病以後的狀況。從文學上來講，對我而言，唐先生最有意義的就是這件事情，而且這應該是戰後台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任一類台灣文學大事紀應該都有「一九七二年唐文標發表了兩篇文章批評台灣現代詩」。我大概就講這個。謝謝。

主持人陳建忠：

剛剛呂老師提到，唐文標先生在現代詩論戰裡面的，對現代主義的批判，提供了一個反省的機會，這樣的問題，也許有一些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等一下我們針對這問題，可以再有點交流討論，接下來請黃武雄老師來發言，謝謝。

與談人黃武雄：

這幾年，年紀越大，越是會想起唐文標。有好一段時候了，不管是對台灣的未來，或對整個人類面對自然反撲的窘境，我都很不樂觀，甚至有時會陷入憂鬱。如果唐文標今天還活著，對於近年經濟上的消費主義，文化的無厘頭現象，政治上的價值錯亂，也一定會極度關心。有他在，我個人也許不會那樣憂鬱，有個同時代的知己可以深聊，至少不會覺得那麼寂寞。

在我心中，唐文標是一個誠實可愛，一直會讓你懷念的人。一九七二年他來台大任客座教職的時候，我也同時回來台大。我在台大的辦公室是在三樓，他在二樓。從那段日子開始，我們有很多接觸。一九七五年他辭掉美國

的教職到政大專任，同時也到台大來兼課，這時候我已搬到二樓他原來的研究室，他的則安排在三樓。

一九七二年我在中研院做了一個農村調查的研究計劃。對我自己來說，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。當時台灣的經濟正處於轉型，從農業轉型成初級的工業社會，農村的年輕人口大量湧向都市，進入加工業的勞力市場，農村人口老化。由於子女在都市所賺的工資回流，農村並不顯得蕭條。但農業經營本身，除了少數經濟作物之外，則到處是赤字。說明白一點，農村不破產，但農業經營卻破產。我意識到農村有很多現象，必須要深入去了解，也希望學生藉此機會下鄉。那個計畫脫離救國團那套箝制性的規範，我們在台大公開徵募了一百零八個學生參加，規模不小。調查面涵蓋全島，對所有鄉鎮作統計抽樣。

因唐文標的專業是統計，我也找唐文標當協同主持人。有時候我們去做調查，他也跟著我們去農村，他一下鄉，兩腳踩上田埂，便非常興奮，因為在農村他感觸到農人的純樸堅韌。但農村社會底層一些悲慘的、不公不義的遭遇，也讓他感慨良深。一九七二到七三那年，他在台灣，結交了各路好漢，遇到了很多不同領域的朋友，但進入農村，對他是個很不尋常的經驗。隔年他寫評論洪通的那篇文章〈誰來烹魚？〉，就有很多文字涉及他對台灣農村的感觸。台大客座結束，回美國加州之前，他說他一定要再回來。七五年他果真履行了他的承諾，到台灣定居。

七〇年代他在台大那幾年，我們不只常在研究室之間串門，也時常結伴，沿著醉月湖邊，走到校門口，一路談天說地。我們談的當然不只農村的事，三十多年過去，很多談過的話題已經模糊，但有些事，連在什麼地方爭論，至今我都還記得。我們討論過GNP的計算如何不合理，因為重複計算收入；討論過洪通與楊玉成，他們兩人都非學院出身，洪通畫畫，楊玉成做數學，純靠己力。但能做出的貢獻很不一樣，為什麼？因為數學的知識千年以降一直往上累積，要純靠己力創新，並不容易，當然繪畫的內涵與技法也不斷在累積，但它的本質比較分眾化，像洪通畫出有自己獨特性的畫，引起眾人側目，則較有機會。我們也經常討論過資本主義消費主義，質疑「消費刺激生產」、「創造消費需求」對人類社會是好是壞。

我們尤其深談過「文以載道」到底對不對。唐文標那時期的社會意識濃烈，他對於文學批評所持的態度，容易讓人有文以載道的聯想，但究其實，他不是教條，他的出發點很簡單：就是人道主義。仔細閱讀他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，可以清楚看到他最核心的立場不過是：文學藝術所表達的，要來自生活，要言之有物，要有東西，不要裝神弄鬼。由於他不斷的強調社會意識，很容易招來誤解，以為他是容不得文學的個人創作。其實他的尺度，也不會比托爾斯泰批評莫泊桑嚴厲。不過，對於他批判張曉風的《武陵人》，我還是覺得太嚴厲，我們曾為此辯論。一般說來，我自己對文學創作的要求遠為寬鬆，只要創作者不依附權勢不歌功頌德就好，關鍵在創作的品質，創作的品質是需要好好公開評論的。我們這個差別，大概是因我自己丟不掉「小資產

階級包袱」的緣故吧。

當然我們常常一起罵那些把持權力，冥頑不靈的人，儘管有些論題的觀點我們會有不同，但罵人的事，則從來一致。原因？年輕吧，大概是。

回想起來，年輕的時候因為常在一起，以為有話可以直接講，除了幾篇文章之外，很愧疚，我並沒有好好讀過唐文標的書。只記得他每出版一本書，送給我的都是所謂的「毛邊本」，也就是書裝訂好了，但書邊還沒裁齊的版本。毛邊本很難翻頁，我一抱怨，他就說：送你當紀念品，不需讀的。這就更縱容了我的懶。

最近小芩跟珮玲，邀我來參加這個盛會的時候，把我放在「詩人的唐文標」這個場次，我一時愣住，說：「我不知道唐文標寫過甚麼詩。」我真的不知道他好好寫過詩。他來到台灣之前，已經不寫詩了。因為六零年代之後，他很強調社會意識，主張只有詩經那樣植根於土地及其人民的才是詩，而認為寫現代詩囿於個人主義，流於虛幻，所以老早封筆了。

人的記憶很奇怪，小芩邀我來參加這個會之後，很多過去的事又逐一浮現出來。我竟然想起唐文標自己對我提起，他寫過詩這件事。那天我們都工作到很晚，他下樓走到我的房間，他心情很不好，我已記不得是爲了什麼緣故。他很少那樣。只記得他有點自我批評的意思，說：「黃某，我太sentimental了」，但他緊抿著嘴，一付無奈的表情。就是那夜，他提到他寫過無聊的詩，只因少年不知愁滋味。我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寫過無聊的詩，老早燒掉了。

唐文標的一些著作，雖然當時我們對標題都耳熟能詳，比如說《快樂就是文化》、《我永遠年輕》或是《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？》，也同他談過其中的一些論點，但這些都只是片斷的。我並沒有好好讀過他的那些文字。很感謝這一次座談會的安排，讓我重新閱讀唐文標。

過去這一個多禮拜，我很用功，幾乎把他所有已出版的著作好好讀一遍。其實今天我準備了很多東西要講，也準備了很多資料，受限於時間，反而不知從什麼地方講起。這次我讀他的東西，並加以整理之後，第一個強烈的感想就是，我們需要重讀唐文標。理由是唐的文章氣勢浩蕩，異於尋常，一讀就知道不是台灣這塊長期被壓抑的文化土壤所能長出的東西，七〇年代會出現唐文標，他的文風他的批判一時震撼台灣文壇，並為鄉土文學論戰播下種子，這些文獻不容歷史遺忘。第二、他的人及寫作的態度非常誠實，在漢文化中尤其稀有。第三、他的人道關懷與社會關懷，自然流露在字裡行間，你讀他文章的時候隨時會想到魯迅，但比魯迅更契合現代社會，這種聲音是現今快被消費文明淹沒的人，最需要聽的。

藉今天這機會，我要說：「我們應該重讀唐文標」。但唐的書老早在市面上消失了。今天書籍變成像漢堡可樂衛生紙一樣的消耗品，過了就丟了，我們需要重新出版他的作品，出版《唐文標文集》。爲了準備參加這個座談，我請朋友幫我收集他出版過的書，但收集工作非常困難。像《平原極目》這本

書，連台大圖書館都找不到，在網路上只有國家圖書館還留有一本，也許清華也有收藏…這些書不只很難找到，而且字也印得很小。搭配著書的重新出版，我們需要在文化界辦些研討會或演講的活動，讓年輕人有機會去接觸，看到唐文標、瞭解唐文標，藉由唐文標去瞭解七〇年代。也對唐文標的文學貢獻重新定位。

一九七四年左右我得了肝病，那時唐已經回去加州，他偶而會寫信給我，可惜那些信都已經遺失了。有一封信，我記得其中一句短詩，寫著：

寒星殞荒野，

欲祭疑君在

或許此前有朋友跟他說我好像不久於人世了，而他又一直沒有我的消息，於是他寫了這短詩，透露緬懷朋友之情。「欲祭疑君在」就是想要祭弔黃某，但是怕黃某還活著。這短詩一直存留在我的記憶裡。一九八五年卻是他先我而去。後來我一直在想，好像是他預先替我寫好，讓我用短詩裡所說的心情，回過來在想念他。

唐文標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人。讓我講一個故事。唐很喜歡下棋，棋力也不差，他有一個對手叫魏慶榮，也是我們數學系的同事。魏慶榮幾年前已不幸過世了。他們兩人常常在我家席地下棋。每次下棋都吵吵鬧鬧，可是笑聲不斷，突然你會聽到魏慶榮抗議說：「嘿！怎麼這裡會冒出一個黑子？」原來唐文標惡作劇，不知道甚麼時候偷偷在棋盤的一角下了一個黑子。「本來那個黑子就在那裡啊！」唐大聲嚷著說。「你作弊，你作弊！」魏慶榮氣呼呼的叫。於是兩人吵成一團，唐文標身子往後一仰，就躺在地上一直大笑，腳在空中擺動。這便是經典的赤子唐文標。

一九七二到七五之間，在文壇上唐文標似乎是單打獨鬥，當然他那時也結交了很多朋友，大家都在精神上支持他。到了一九七五之後，接下來就是鄉土文學論戰，在座有很多人都參與過論戰，我不必多說。論戰之後，民主抗爭浮出檯面，台灣政治步入另一個階段。那個時代關心民主多少都有危險的。隨著抗爭情勢拉高，心裡壓力也就加重。

一九七七年余光中戴帽子的事，我們都非常憤慨。由於他把鄉土文學，扣上「工農兵文藝」的帽子，引起群情激昂，指責他給人戴「紅」帽子。余光中的回覆更加陰森：「問題不在帽子，在頭。如果帽子合頭，就不叫戴帽子，叫抓頭。在大嚷戴帽子之前，那些工農兵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。」爲了這句話，唐與我私下把余光中罵了很久，在那個動輒抓人的時代，這句話是很惡毒的。徐復觀說余光中所給人戴的，不是普通的帽子，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，血滴子一拋過來，會人頭落地的。我們時常苦中作樂，引述余這句話，一邊摸摸自己的頭，摸摸自己的脖子，一邊罵人。所以這句話，到今天我都還背得出來。

唐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人，他的心很乾淨。我年輕時心中一直有一個

疑問：在數學系，在一些朋友之間，爲什麼唐文標經常可以罵人，罵得很兇，可是大家都不介意；而我只要皺個眉頭，大家就會放在心裡，真是不公平。後來我終於了悟，原因是他的心很乾淨，大家都可以感覺到他的心很乾淨，所以他怎麼罵人，大家都知道他的用意，也就不介意。相對的，我的思緒則遠爲複雜。

看唐的文章，好像他心中有一種憤怒，對詩壇文壇的虛假，批評得很凶，一點都不留情面。但他是內外一致的人，批評的態度，是嚴肅的、是誠實的、是一致的。他批評自己的文章，批評自己過去寫的詩，用的尺度還比批評別人的嚴苛。讀讀他寫的〈日之夕矣〉與〈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〉那幾篇文章，便可以相信他的一致性。

唐文標在台灣文壇最大的貢獻是，開啓了嚴肅而誠實的文學批評。這是中國與台灣最需要又最缺乏的。基於我們鄉愿的文化，人只會在背後相互數落，不敢公開討論，公開批評，一上了檯面便只會說好話。這是我們的文學藝術的水平遲遲不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。可惜唐文標的努力後繼無人，沒有建立起文學批評的傳統。

唐文標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人道主義，他永遠是站在弱小的立場，去抵抗強權。他不斷地講中國，緬懷中國，可是他的中國民族主義，是以人道立場爲基礎的。他是小從人道的關懷，大從世界主義，去看中國的。中國當時還是弱小的、被美國英國壓迫的，他不是從民族血緣的認同，不是從國家主義的立場，不是從中國作爲一個壓迫四鄰的強權，去愛中國的。依我對他的了解，如果今天他仍然在世，他會同意我的。

最後我要唸一段唐的文章。他藉紀德的話「我永遠年輕」，寫了一篇文章論紀德。紀德在我們那個年代，是很多年輕人的偶像，紀德的那種不歸順、叛逆、永遠在旅行、永遠不停駐在一個地方、不受任何世俗的或是觀念的羈絆，說出了一整個時代年輕人的心聲。紀德寫的《地糧》，對我們那時代的年輕人，是很重要的精神食糧。唐文標指出紀德的那種不歸順，那種叛逆，使人無法融入生活，融入土地，融入歷史。讓我朗讀唐文〈我永遠年輕〉的最後一段，表達對他的懷念：

「但是世界是向前走的，我們勇於出走到外面世界，放棄個人的狹小天地，我們更應注意，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，不是去旅行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，而在敢於加進社會，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，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，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。不歸順只是爲了進步，爲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，獲得所有的自由，爲了使人不再壓迫人，爲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、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，爲了使人成爲人。這世界仍是有希望的。再出發。」

主持人陳建忠：

謝謝黃老師。雖然黃老師說沒有讀過唐文標先生的詩，不過，黃老師的

談法是非常文學的，非常感性的，也用很精要的方式把唐文標先生的那種用文學介入社會的那種心態，很精要地點到了。相信很多人應該也感同身受。接下來，請黃春明老師發言。謝謝。

與談人黃春明：

謝謝唐文標，把好久不見的朋友都召集在這裡。唐文標，謝謝你！唐文標就是這樣，他在的時候，經常把一些朋友聚在一起聊天。唐文標七二年來到台灣，我第一次跟他見面，我就有信心了，因為我的國語講得比他好，他是廣東國語。唐文標作為一個朋友，我都覺得我已經很熱忱了，他比我更熱忱，不管是年長的或者是年幼的，他都喜歡參與，和這些朋友聊天。我對文學理論什麼都不懂，但是他用一種鼓勵的性質，他說我的小說還可以。

他很喜歡聽人家講話，別人我不知道，他很喜歡聽我講話，因為我的專長就是講話。為什麼他喜歡聽我講話呢？我都說我的過去。我們宜蘭縣，在全省裡算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，農民經濟的生產效益非常地低，大部分農民都是佃農，生活很苦。我就在那種漁農的社區成長，他會常常問我家鄉各種各樣的情形，我就告訴他，那就是我寫小說的材料。一些自己最親近地、最理解，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我寫宜蘭鄉下在資本主義進來時，農村的社會開始解構，農民的徬徨，那是我親身經過的。在寒暖流交會的地方，就是漁場，有暖流帶來的魚類，有寒流帶來的魚類，品種都不一樣，在那個地方銜接，那個社會，一個舊的跟一個新的在銜接，一個fade in一個fade out，不過現代的社會進來比較霸道，就是cut in，其實還是有淡入淡出的情形，就有重疊的部分，重疊的部分就是dissolve，或是overlap這樣的情形。他對台灣的情形不是很了解，對所謂的窮人，只要左派的人都會知道，貧窮是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情形，在共產黨宣言裡面就說了「窮人唯一的財富就是手鐐跟腳鐐」其他就沒有了。貧窮，只能偷不然就搶，搶是階級的壞事，不然就鬥爭嘛！唐文標很喜歡聽我那些過去的，我小說題材的東西。但是他有次給我建議，讓我非常生氣，他說：「春明哪！你那個〈蘋果的滋味〉是不錯，但是那個窮人到了美國醫院去偷衛生紙，那不好，把這個窮人的形象搞砸了。」我說：「唐先生啊！要是我，我都會去偷！」因為美國醫院的衛生紙真的很細，我們當時衛生紙粗得要命，好像做紙錢那種，不小心常常被刮傷。不要一定把窮人的形象一定要搞到完美，窮人形象不好，不是窮人的問題，而是社會政治的問題、真正的問題！

同一篇還有一個地方，那個江阿發是從宜蘭來到台北找工作，他家人本來就反對，」在我小說裡面江阿發說：「到台北才有機會呀！那我們啞巴兒子以後也可以做什麼…」講得很好。但是有一天就被撞了！他一家人在台北住在違章建築裡面，所以阿桂這個媽媽，就罵他大女兒說：「阿珠！」她是用閩南話講的，但是我把它寫成國語，「阿珠，你的眼睛要給我睜亮一點！你要給我覺悟一點！不然我就把你送給別人當童養媳！把你賣掉！」你要給我「覺悟」一些，是閩南話很普通的話，但唐文標聽起來說：「欸，春明哪！他們貧窮沒讀書的人，怎麼會講『覺悟』這兩個字？」他對台灣有很多不認識。從

那個時候，王健壯在編中時的時候，我就給他〈我愛瑪莉〉後來還有好幾篇都給他，沒有給《文學季刊》。不過他這個人一直到我家裡道歉。他說：「春明哪！真的我有不懂的地方，你也有不懂的地方啊！說錯也沒有關係啊！」他就直接到我家來，後來我們還有天驄、王禎和，我們到基隆去玩一玩，又好了。我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小兒子叫黃國峻，他特別疼我們的黃國峻，他就問：「春明，（國峻）讓我當乾兒子好不好？」我說：「好啊！」後來就當了他的乾兒子。唐文標過世的時候，唐捐還很小，不會對來賓答禮，我兒子就披麻帶孝，站在邱守榕的旁邊。現在我兒子也去找唐文標了，我相信他們兩個會談得很好。

唐文標來到台灣，台灣那個時候真的是文化沙漠，政治壓力那麼大，又那麼依賴著美國，在白色恐怖的時候，甚麼都禁，思想言論書，禁得最多。唐文標為哲學青年、文學青年或者文藝界，開了一扇窗，讓外面的消息，讓大陸的消息進來。我記得我跟他去看羅貝多·羅塞里尼兄弟，我覺得義大利新寫實電影非常好，他說：「春明你喜歡嗎？」我說：「我就喜歡看啊！」他說那個狄西嘉、魯奇諾·維斯康堤，還有什麼安東尼奧尼或是帕索里尼…說了好多，我說我很喜歡電影。唐文標他有個優點，很喜歡問你「你喜歡什麼書」並不是你向他要，你曾經跟他談過話，他會記得這傢伙喜歡詩、這傢伙喜歡什麼、這傢伙喜歡電影…碰！來了一個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書，現在要買，大概兩三千塊，因為外國的書相當貴，但是我又不懂英文，他也不敢問我：「春明你會不會英文？」就碰一聲丟給我。後來幾年，他沒有離開台灣，就寫信叫國外一個朋友：「你給我寄一本什麼什麼的書來。」七六年，美國國務院邀請我，本來三個月，後來我去了將近一年。七六年我才會開車，我在美國學開車的，是唐文標教我的，還有筆試呢！我就在美國拿到了行車執照就在高速公路開車了，在一號公路，在舊金山那裡。

他非常愛朋友，他非常希望從朋友那裡得到一點什麼，當朋友要什麼，並不必須向他討取，他會自動地給你書、跟你談一些知識，也不是說你這個不懂，我告知你，並不是這樣。他對新詩丟了一顆炸彈。我們覺得「詩」我看不懂，其實我最開始就寫詩，越看越不懂，所以我就不寫了；我也喜歡畫畫，後來越畫越不懂，就走上寫小說的路上去了。當時是個非常非常苦悶的年代，像一灘死水，唐文標就像一個外太空來的隕石，「碰！」他的餘波盪漾，到今天還在盪漾，不然你們怎麼會來呢？謝謝各位！

主持人陳建忠：

黃老師還是發揮了他講故事的功力，讓我們很生動地瞭解唐文標先生跟他的一些交往。我們先把引言人的部分進行完以後，再跟大家一起互動交流。就請劉正忠老師進行他的發言。謝謝！

與談人劉正忠（唐捐）：

邱教授，以及各位貴賓大家好！我們從這一次展出的唐先生相關文物看起來，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人，他的各種面向非常地廣。其中我們注意到他三十歲以前，其實花了蠻多時間在文學創作上面的追求，所以我覺得從

這些文物裡面，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唐文標。雖然他的那三篇抨擊現代詩的文章很有貢獻，也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，可是，我相信唐先生是願意我們認識他其他的很多種面向。他早年的那些詩稿，我雖然還沒有很仔細地翻，但是看他很工整很仔細的筆跡，我覺得他對詩是曾經投入一些時間的。

他最早在台灣發表的詩是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，在臺灣的《創世紀》還有《現代文學》《幼獅文藝》這些都是所謂現代主義很著名的刊物上面發表。從這些我看過的有限詩稿裡面，我大概得到幾個印象：第一個，他的抒情性蠻強，他寫年輕時候的苦悶；另外他喜歡用古典的詞彙跟意象，這跟他平常喜歡讀古詩、引用古代的詩詞有點關係；第三個，他其實用了蠻多所謂的現代主義引以為傲的那些技巧。當然他風格多樣，我只是概略歸納出這三個特徵。

看過他早期的詩之後，再來看他這三篇文章，特別是第一篇〈衰弱的現代詩〉就會覺得特別有趣。現代稱「唐文標事件」為「關唐事件」，好像跟關傑明先生並列在一起，關傑明的文章是一九七二年發表，唐文標的主要文章是一九七三年發表，可是我們仔細看唐先生在書裡面留下的線索，他說他的文章是在一九七〇年的冬天完成，也就是說，幾乎跟保釣事件幾乎同時發生，所以他對現代詩的批評，可以連結他政治社會的關懷，也可以說是同樣的精神下的一種產物。但我認為他跟關傑明雖然有些相互呼應的東西，因為唐先生也有文章直接呼應他，可是，唐先生也講，基本方向上他贊同關先生，可是有些理念部分他不同意，我認為最大的不同是可能在於，第一個，關先生是英文寫的再翻成中文，看的可能也是翻譯的選集，從「台灣現代詩」的選集，雖然名字是《中國現代詩》，可是其實是「台灣現代詩」的選集。他是一個從外部進行批評的人。可是我一開頭講，唐先生年輕時候的追求，我們就注意到原來唐先生其實是一個從黨內叛逃到黨外的人，他是一個現代詩的追求者，也結交了一些現代詩人的朋友，也投稿發表到所謂現代詩集團的刊物，所以這種角色有一點像我們常常講魯迅在批評封建傳統的時候，魯迅把自己當成是封建共犯結構的一部分，他不止把他的批評者當成攻擊對象，他把自己也包含到那個對象裡面去，所以形成一個中間結構的，那樣特殊的談法。唐先生的第一篇很著名的〈衰弱的現代詩〉裡面的舉例批評，很有趣地就包含了他自己的詩。其實他不算是當時很有代表性的詩人，可是他卻故意把自己拿進來批評，我認為這裡有一個特殊的過來人內賦的自我批評的意義，我們今天的題目如果是詩人的唐文標的話，那幾篇文章雖然有社會的意義、有不同的意義，我把它反過來講，就個人意義來講，他也是個自我批判的過程，這也是這文章讀來特別立體有趣的地方。

這幾篇文章還有一個特點就是，他批評的風格不是臺灣最晦澀的那些，他有篇文章批評余光中、葉珊、周夢蝶…這些詩人反而在相對的位置之下是沒有那麼激進、晦澀的，但他們用古典抒情的那些面向，都跟唐文標早期三十幾歲的追求有一點像，所以我覺得自我批判的意味更加地強化了一點。除此之外，也要注意，其實這三篇文章也不是他全部的批評，他當年的批評是包含整個所謂的現代主義文學這類的，包含戲劇和小說，只是相對比較凸

顯。而且他的批評真的蠻嚴厲，包括當時我現在時常說的「龍族詩社」跟「大地詩社」是走向比較現實明朗、比較民族，可是當年他對這些新興的詩社還是不太滿意，照他的批評看起來，「詩」這個文類，在根本性上面會得到蠻大的衝擊跟震撼。要是一個跟自己過去絕裂的人，不要人家知道他過去寫詩，我認爲他不是，因爲我剛剛講的砲火最猛烈的地方，已經引用自己的詩了。

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後，他還寫信跟《陽光小集》的主編說，他也希望刊登他的舊作，讓他們知道我也是寫過詩的人。還有《平原極目》的這本書裡面，他所蒐集的很多文章其實都是三十歲以前寫的東西，他寫過一篇很有趣的自序，就是自我批判一番，把收在這本雜文集裡面的東西，做了蠻無情的嘲弄。但如果要否定過去，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出這本書，可是唐先生一方面出了這本書，一方面又做了自我批判，這我想也許有一些訊息，他告訴我們：他是從那裡面掙扎出來的。這讓我想起黃春明老師有一個小說集前言講了一篇自己早年的小說，引述得蠻完整，也是做了自我批判，這也許是某些自我要求的作家要做的工作。所以我看到唐文標展出的文物裡面有一本筆記本，雖然我還沒看到內容，只看到封面，叫《唐文標第一集》我就會很想知道第一集裡面有什麼祕密。因爲我們對第二集很熟悉了，所以我認爲這次文物的整理，也許是開啓了我們對更完整的唐文標的認識。瞭解他的第一集、第二集，還是可能收錄不完全，我們平常看到的也只是其中的一些部分，他真的是一個很豐富、方面很廣的人，他不單獨是個詩的評論家，以今天的角度看他的詩評，不是學院規格的東西，但這正是他的好處，裡面有種熱情跟活力，不是能被規格所抹除的東西。如果他只是單純的文學評論者，可能無法做出這樣的思考，所以這跟保釣運動的整個政治社會關懷其實是有關係的，同時我覺得從他早期的詩，還能看到一個訊息，他其實是在追尋，最後他知道他追尋的東西，是不能夠脫離社會跟土地。我認爲他來台灣，讓他在相當程度上有一種落實感，所以他已經不需要寫那種詩了，已經超越了那種詩的階段。以上是我有點距離的觀察，在座很多前輩應該是更有資格來講，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努力展現，更完整的唐文標。

主持人陳建忠：

聽劉老師談，可以想像唐文標先生不只是跟別人作對的人，他也是跟自己作對的人，他的目的就是不斷地追求前進、進步。我想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別人、來看自己，這樣的批評應該都是出於他的真誠。我們先開放三位提問，之後一併回答。

林孝信：

既然沒有人發言，我就笨鳥先飛。我跟唐文標的結緣其實相當早，這裡頭有提到唐文標有參加保釣運動，其實以前唐文標在海外參加保釣運動，並不突顯，如果凸顯，他大概回不成臺灣。其實他反而是蠻收斂的，但是他在保釣運動更早以前，他就參加了。吳木山有提到他以前有參加《大風》，我跟他認識第一次也就是因爲他跟郭松棻、劉大任他們爲了辦《大風》雜誌，然後跑到東部去，途經芝加哥，我是在那兒與他認識的。後來我跟他有很多的

接觸，時間有限就不多說了。

我講其中的一件事情。唐文標有一個很特殊的身分，所以他常能夠來國外。我常常有一些機會與他連絡，他每一次來國外，如果有機會，都會到芝加哥。那時剛好碰到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期，有一些鄉土文學的作家們可能會被臺灣的當局鎮壓，爲了這個，他曾經特別跑到芝加哥來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在一個寒冷的冬天，他跑到一個要好的朋友家裡，在芝加哥的郊區，他朋友臨時無法過去，我就臨時開了一部破車趕到那邊去，他拿來一個像是〇〇七似的皮箱，裡頭就一大堆台灣關於鄉土文學的剪報，特別告訴我，這件事情希望海外的朋友能夠關心。我就根據這個東西，編了一本後來我們在海外的刊物，這次我有捐給清大圖書館，就是《鄉土文學專刊》，這就是在唐文標提供資料的基礎上，才編出來的。不僅是編這個東西，這也幫助我們對台灣的問題更深刻地瞭解，否則我們以前在海外參加保釣運動，我們這些留學生對台灣是相當的陌生，唐文標帶來的這些資料，讓我們開拓了很多的視野，讓我們瞭解到台灣更多的現狀，對海外的保釣運動、後來漸漸發展到整個關係臺灣的社會運動，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，唐文標在裡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今天唐文標紀念的會議，拿出來跟大家分享。謝謝！

某小學老師：

大家好！我是一位小學老師。正好我前幾天才跟我的詩人朋友詹策，一起談政治的詩人應該是如何。詹策說，一個詩人應該要有兩個翅膀，一個翅膀載著責任，一個翅膀載著愛情，一個重一個輕這樣平衡。所以我可以理解，如果詩只是用來抒情，那太輕了，如果也表達了對人對土地的關懷，就顯得重了，就能夠平衡了。我想鄉土與你們說的虛無，是不是這樣的界定？這是我的看法。我同意詹策說的。謝謝！

尉天驄：

唐文標非常熱情。我跟他是老朋友，他每個禮拜到我家住，他到我家從來不按電鈴，在巷子就大叫。然後到我家還揩了一大包髒的衣服，一進來，他廣東話講「大」講「代」，「尉代嫂，我的衣服幫我洗一洗。」他找朋友吃飯，說：「走走走！到尉大哥家吃飯！」之後我太太請客就變成一個習慣，如果今天唐文標來的話，我們的位子要準備多空四個到五個，他一定帶人來。他的一個口號就是「有飯大家吃」吃完了以後就吵架，吵完架以後說：「啊！不歡而散。走囉！」。一見到黃春明，他說：「你那小說狗屁！你那什麼蘋果的滋味？怎麼偷人家的衛生紙啊？有失中國人的尊嚴。」後來我們瞭解他的脾氣，就說：「你不要胡扯！你有什麼資格比黃春明寫得好？」他這人就很顧朋友。他每個禮拜到我家住，我一搬家，他說：「這間我住啊！這間我住！」他就佔領了；每個禮拜來，我家的報紙雜誌擺得一蹋糊塗，第二天走了，要幫他收拾。還好他最怕我老婆，他說我誰不怕，就怕尉大嫂。尉大嫂就罵他：「唐文標你不洗澡就不要來！」唐文標這個人是好科學的，到最後一次住醫院，他得了癌症，信很多迷信的東西。他揹著一個鹽袋，不洗澡，很難過。我說：「老唐，你是搞科學的，現在搞神學啦！」他說：「老松耶！你沒有得

到我這個病，你得了病就曉得了。」他很矛盾，他罵現代詩，他自己也寫。我說，老唐你也現代詩嘛！他說，我罵的不是這，我也罵我自己呀！有一天，他到我家聊天，我太太說，唐文標寫什麼現代詩啊！忽然用廣東話學他，他的詩寫「追隨我眼眸」什麼字韻都不通，我太太用廣東話唸，「哇！唐文標，寫得好！跟隨我也啱。」逗唐文標。唐文標你不要看他粗，誰喜歡什麼，他都知道。那時候，有一天半夜裡一點多鐘，他碰碰碰碰到我家敲門，帶了一個帆布包，「老松啊！我來了。」「來幹什麼？」帆布包帶出四、五個大柿子，我說：「半夜的，誰吃柿子？」他說：「老松耶！我託人到你老家帶來的！我老家是在溪州。他就是熱心的。」

有人說這個人喊革命，他不是革命的樣，他熱情。有人說他很風流，他是很喜歡女生，鶯鶯燕燕跟了一大群。台大文學院朱建民教授就說：「你們那個朋友，一天到晚鶯鶯燕燕一大群。」但是他說，「我雖然風流，我也沒下流，跟誰交往，我老實告訴你，那些女生我手都沒拉過！」到後來，他碰到一個厲害的叫邱守榕，那邱守榕講話厲害，針鋒相對，他跟我講：「這女的真厲害！厲害！可怕！可怕！」因為我們那次講了要改寫牛郎織女，邱守榕就問：「爲什麼牛郎織女一年只能見一次面？」有人說：「因爲男的不耕田，女的不織布，兩個人偷懶，所以玉皇大帝罰一年見一次面。」我們邱小姐，現在的唐大嫂，忽然問一句：「男不耕、女不織，要罰，那玉皇大帝有沒有耕田？有沒有織布？他有什麼資格罰？」唐文標告訴我：「厲害！真的厲害！」一天到晚講厲害，我說：「老唐你完了，我看你這次栽了！再也跳不出邱守榕的手心了！」老唐是很俠義的人，他喜歡武俠，見朋友就是很熱情。

當年顏元叔說他是搞唐文標事件，現在最拙的不是唐文標，最拙的是顏元叔。我有一篇文章寫：有一天晚上，他走了不知多久以後，我忽然夢到他來了，背個破帆布包，還有那個破夾克。我夢裡面想，唉呀！唐文標沒有死啊！我跑過去說：「他媽的老唐，你怎麼沒有死啊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有死啊！誰說我死啊？」忽然我醒來了，才知道原來做了一個夢。我寫了兩句詩「夢中共憤慨，醒來獨唏噓」。我們今天懷念這老朋友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《中國戲劇史》，大陸出的，寫得非常好。我今天到這個會議，非常高興，看到唐文標的兒子唐小狷來了。唐文標這個傢伙嘴巴很厲害，小狷生下來之後我就跟唐文標講，我說：「老唐啊！我現在看到你，我對人生還有信心。」他說爲什麼？我說：「你這麼醜的鬼啊，竟然生了小狷這麼漂亮的孩子！」他這傢伙就厲害，說：「我跟你學的，你兒子也很漂亮。」唐文標這人不講別的，他就是對朋友細緻得不得了。我講到這就好了。謝謝！

黃春明：

他回來的時候，開一部頂級的德國的車，那是什麼原因？

尉天驄：

唐文標在跟邱大姐結婚以前，有過一段婚姻。那個婚姻不是唐文標對不起誰，那個太太非常好，非常理論，她的腦袋跟唐文標不合。唐文標要回台灣，她堅決反對，兩個就分開了。唐文標那個岳父，是國民黨的高級幹部，

認得蔣孝武。老唐回台灣就把他的車子駕來，開了車子帶我去找黃春明。講到這個，我要加一個，唐文標他不知世事啊！他第一次到台灣，住到岳父家，岳母對他不錯，他對兩人也很孝順，到後來回美國了，也離婚了，又再次回來，這次就住在台灣，不回去了。他成天跑到人家家裡去住，我說：「老唐啊！不能住啊！你跟那個張玉蘭離婚了。」他說：「你們這些中國人，沒在外國待過，我跟她的父母是朋友，我跟她也還是朋友，沒有問題。」住了一個月，到我家，他說：「老松啊！不大對了，這張玉蘭的媽媽對我的臉色很難看。」他就搬了。他這人就這麼天真、沒有心眼。

黃春明：

車子是不是蔣孝武的？

尉天驄：

對，蔣孝武的。講到這，他帶我，兩個在車上轉轉，我說到讀小說讀《紅樓夢》，王熙鳳的女兒，抄家以後流落到民間，我說：「老唐，我想寫抄家以後的女兒巧姐兒，到了農村以後怎麼寫啊？」老唐這就很左，他說：「到農村要經過改造，以前的習慣要踐踏！」我說：「老唐，是這樣嗎？」他想了一下說：「也不一定對，也可能到農村之後，無知的，更糟。」所以我們常常討論：如果你是這種處境，你怎麼做？他在政大常常給學生講，看不看《紅樓夢》，問學生《紅樓夢》裡面最喜歡什麼？你要做甚麼人？有個小男生說：「當然我要做賈寶玉！」老唐說：「你想想你的條件，如果在那個時代，你做得了賈寶玉嗎？你做得了什麼？」那學生說：「我大概可以在賈府裡當一個小傭人。」「你這當小傭人的，怎麼腦袋想做賈寶玉呢？你為什麼不想你做小傭人是甚麼樣子？」這老唐不是左，他是要你換個環境想。他在政大上課，跟學生吵架，吵完下課以後又會說：「不要吵了，我請你們一起到餐廳裡去吃飯！」唐文標是這樣的人。他常有很多小孩子跟他吵架、跟他辯論，有一次我太太的小妹妹數學做不出來，我說唐文標你做，他做了半天做不出來，我們糗他：「怎麼做不出來？」他說：「台灣的教育太糟糕了！教學生做難題。教育是讓人透過數字思考，怎麼會這樣那樣？嘖！連我這數學博士也被考倒。」我說：「老唐，你也不要灰心，我這小妹做作文來不及，我替她做了一篇，結果被老師批回『乙下，天馬行空，胡思亂想』。」

陳萬益：

呂老師因為第一個引言，所以他有很多話沒有講，那我就順著補充一下。六〇年代在大學校園裡面，其實朗誦詩是非常盛行的，呂老師剛剛有提到，他見到誰朗誦詩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聽羅門朗誦他的〈麥堅利堡〉，在台下仰望著他，「麥堅利堡！」喊得很大聲，不曉得那詩在講甚麼，就覺得「哇！好了不起！詩人就是要這個樣子」那個時代校園裡面是這個樣子。所以，七〇年代初唐文標事件，給我們那時候校園的文學青年很大的震撼。當然後續的發展，七〇年代有很多很大的改變，在某方面來講，唐文標在這階段介入現代詩的評論，使得詩風的改變，甚至於校園裡面的詩人對詩的印象，譬如呂老師提到余光中，他是我們大學時代的偶像詩人，所以七〇年代鄉土文學

論戰那篇文章，這個偶像就崩潰了。

幾位引言人提到，今天講現代詩，唐文標進入台灣的文壇，在七〇年代初期的這幾篇文章，我比較高度肯定。這樣的發展，某方面而言，我們都覺得現代校園不再有人朗誦詩了，甚至於校園裡面詩刊的情形，好像也消失了，有時會覺得有點失望，覺得校園裡面有詩還是好的。不過我倒是有次跟學生談起，我說：「好像我們年輕時候，文學青年校園的氛圍沒有了，我覺得很遺憾。」學生告訴我，在網路。網路的世界是不得了的，年輕人是在他們網路世界裡面展開了他們詩的交流創作等等。如果是的話，詩還繼續在傳承的，這方面我是有期待的。謝謝！

王津平

我今天早上上最後一堂課，想到唐文標一生的風範，還是決定上完課趕過來，所以遲到了。剛剛聽陳萬益老師講這段話，很有感觸。其實唐文標作為一個詩的愛好者、詩的批判者，他還是個詩的行動者。因為他的關係，我們在《夏潮》第二次復刊的時候，辦了詩歌朗誦會，就是在他的引導之下才推動起來的。我還記得我們朗誦的詩歌，包括在座很多人的詩都有，最重要是裡面有些不滿，這都是當時他指定我們要朗誦的東西，他認為應該要用詩把人的行動帶起來，把人對社會參與的熱情、對時代的不滿、對未來的期許，要把它帶出來。

第二點，我覺得唐文標真是個很可愛的人，孝信在這裡，我在海外跟孝信學習美國工人運動裡面有一首詩歌，影響了我們台灣民歌運動很重要的一首歌，叫《Joe Hill》剛才尉大哥聊到唐文標的時候，我們都覺得栩栩如生，真的是 I dreamed I saw 唐文標 last night，常常是這個樣子，Alive as you and me，他好像就在我們身邊。他說天國不是我們的，但是他就是努力要追求天國應該是我們的。在現實生活裡面，他就是這麼一個隨性的人。

我要特別講一下，在推動《夏潮》工作的時候，有一段很寶貴的歷史。我們好不容易有個地方可以編雜誌，那是蘇慶黎的前夫，鄭泰安的診所樓上。但我們發現有特務滲透進來，叫我們這雜誌怎麼辦下去？要想辦法疏散一下。《夏潮》被查封的時候，我赫然發現我們在鄭泰安辦公室的樓上開始辦雜誌的那一天，對面就已經有人搬進來，二十四小時監聽。我親眼看到那一套機器。當時大批的軍警，五十根槍衝進來的時候，我因為長得像小孩子，他們就讓我進去，我就直接到裡面去發現整面牆壁，全部都是監聽的器材。我們在那個地方搞多久，就被監聽了多久。所以我們就有種很不踏實的感覺，覺得編《夏潮》可能遲早會有一些麻煩，慶黎也開始緊張了，唐文標就叫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。

到唐文標辦公室以後，台大是進得去出不來，晚上十二點後就不能再進出校園，即使能夠進出，也怕會有甚麼問題連累到別人。那時有幾個月，都是唐文標、慶黎跟我幾個人，那時候唐文標經常在半夜大叫一聲：「唉呀！死啦死啦！沒有東西吃！」我到外面去倒冰水，飲水機只有冰冰的水，什麼東西都沒得吃，餓著肚子，牙齒又痛，又沒有錢去看牙齒。蘇慶黎氣喘病發作，半夜你怎麼出去？就這樣撐到天亮才能走。唐文標急得要死，在他台大數學

系的研究室找來找去，找出了一張破毯子，我真沒看過那樣的毯子，那真的是像中共南征的時候，紅區裡面那種最克難的東西，一個洞一個洞，破到不能再破，唐文標就是用那條毯子，冬天他自己留在辦公室做研究的時候用。他說不好意思拿出來，蓋在蘇慶黎的身上，因為蘇慶黎必須要保暖。這是陳年往事。我在那時也急得要命，找來找去，也是只有冰冰的水，我本來想敲敲看別人的辦公室，結果卻碰到我在保釣運動時候，打我報告的人，嚇得要命，怎麼到處都有特務？我回來還跟唐文標講說：「這個人怎麼就在你的研究室對面？是不是派來監視我們的？」他說特務回來就回來吧！反正我們也是與人為善的。

唐文標就是那麼一個與人為善的人，他自己的生活的簡單到極點，如果你去過他的研究室就知道，他是睡行軍床的，他是吃學生餐廳的，但是《夏潮》有需要的時候，他不吝惜就把錢掏出來，我一直銘記在心，不然雜誌除了海外有一些資源，偶爾很艱困地送進來以外，怎麼辦下去呢？就是像唐文標這樣的人，一點一滴把他的錢拿出來。我還記得，他關心的面很廣，看到周渝在這裡，能夠有耕莘影劇欣賞社，唐文標是在背後支持的很重要的來源。今天這個錢如果是哪個企業界鉅子出的錢，那不稀奇，但是是唐文標出的，就值得我們特別記住。唐文標他不會自己拿錢去洗衣店洗衣服，他會找尉大嫂洗；他不會到餐廳裡去吃一頓好吃的，他只會到尉大哥家裡去吃一頓飯。就這麼一個可愛的人。

我記得我小孩出生的時候，第一次覺得唐文標的廣東國語，實在是很不好懂。我走在路上，因為怕被特務跟蹤，所以涉及到什麼人事物，總是一邊走路一邊講。突然講到我女兒出生了，他好興奮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讓我真是看到了一代的俠者，俠義情懷的人，講到下一代的時候，那種反應，（對著唐猷說）爸爸就是這樣的人，對下一代的感情之深，他喃喃自語說「新西夢新西夢」我說甚麼是「新西夢」？我生了一個孩子，不，是我太太生的，生了一個孩子，他就這麼興奮，一路喃喃自語、手舞足蹈，說：「新希望！新希望！」